

丁杰遺文小集

陳鴻森*

前言

丁杰（1738—1807），字小雅，浙江歸安縣人。乾隆四十六年進士，官寧波府教授。丁氏爲乾嘉名宿，長於考據、校勘之學，與戴震、盧文弨、翁方綱、邵晉涵、程瑤田、桂馥等友善。時四庫館開，丁氏適在京師，任事者輒延之佐校，小學一門多出其手；復與翁方綱同撰《經義考補正》，論者稱其精核。¹ 嘉慶初，阮元招集兩浙經古之士修《經籍纂詁》，亦延小雅董理其事，其爲當時名家所重如此。自著書有《周易鄭注後定》、《大戴禮記繹》、《漢隸字原考正》、《小西山房文集》等。《清史列傳》卷六十八、《清史稿》卷四八一〈儒林〉有傳。²

丁氏博通多識，考據精審，有聲於時。盧文弨稱其學不在戴震下；³ 張惠言謂小雅不苟著書，嘗見所撰《周易鄭注後定》稿本，凡「一字之異，必比附群書以考其合，往往列數十事，是故于義審。」⁴ 趙春沂亦稱其校《大戴記》，「於世間所有大戴本，悉取而校之，蓋數十年於此矣。最後得孔氏《補注》本，丹黃點勘，詳加校正，益之評證，最善本矣。」⁵ 顧所著各書，生前俱未付刻，或以其稿畀人。⁶ 身後門戶凋零，遺稿散佚，焚膏繼晷，窮年著

*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、國立中央大學中文系教授

¹ 胡玉縉〈經義考補正書後〉云：「是書為補正朱彝尊《經義考》而作，先得丁杰所校數十條，後其（翁方綱）門人王聘珍相助校勘。……其糾擿朱說，則有當有否，互見短長。……全書中大致王說多誤，翁說較勝，丁說最優。」胡玉縉著，吳格整理，《續四庫提要三種》，2002年，上海書店，頁431—433。

² 《清史列傳》，1987年，北京：中華書局點校本，頁5547—5548；《清史稿》，1977年，北京：中華書局點校本，頁13222—13223。

³ 盧文弨〈重校方言序〉，《抱經堂文集》，1990年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頁32。

⁴ 張惠言〈丁小雅鄭氏易注後定序〉，《茗柯文編》，1984年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頁60。

⁵ 丁丙《善本書室藏書志》，《續修四庫全書》本，卷三，頁29—30。

⁶ 如小雅以校《方言》稿及所校《詩考》，貽之盧文弨，見拙稿〈丁杰行實輯考〉乾隆四十五年條；以《毛詩草木蟲魚疏》校本贈趙佑，見五十四年條。復以《周易鄭注後定》稿畀張惠言，見嘉慶三年條。

書，轉眼蕩爲雲煙，豈不可悲！嘗思爲文以表章之，顧其遺書不可見，無以窺其學詣之所至。

近從諸家詩文集中，蒐其遺聞墜事，排比歲月，爲〈丁杰行實輯考〉，其行跡事實，居然歷歷可見。余復從群籍輯錄小雅題跋、書翰、雜著之屬，凡四十餘首。今加排次，爲〈丁杰遺文小集〉，聊備一家云。段玉裁《戴東原年譜》譜後記：「小雅終於寧波府儒學官舍，又將十年矣。小雅好學，從先生（東原）遊久，而著述皆如零圭斷璧，未曾成書，其子方蒐輯之也。」則其《小西山房文集》生前似未經寫定。〈與桂未谷書〉中言及〈說文序「詩毛氏」三字考〉、〈漢銅印譜跋〉諸文，今皆未見，當更尋訪之。

目 次

騶虞考

首飾考

嫁娶

華嚴字母說

大戴禮記戴東原校本商訂

吾丘衍倉頡十五篇說辨誤

樂記逸篇題識

嘯堂集古錄題識

小石渠閣集題識

尚書全解跋

論語鄭注跋

方言跋

釋名跋

重刻復古編書後

佩觿跋

說文繫傳考異跋

六書音均表戴東原手批本跋

九穀考跋

歷代帝王宅京記跋

蘆浦筆記跋

漢延熹八年西嶽華山廟碑跋

說文統系圖跋

與翁覃谿論樂飢書

與桂未谷書（十六通）

與吳兔牀書（三通）

與劉端臨書

（上海社會科學院《傳統中國研究集刊》第六輯，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近刊）凡此，俱見丁氏於學術之大公無我，蓋成之不必在己也。

騶虞考

騶虞在漢時已有二說，古《山海經·鄒書》云：「騶吾大若虎，五彩畢具，尾長于身。」許叔重《五經異義》從之。《逸周書·王會解》：「央林以酋耳，酋耳者，身若虎豹，尾參其身，食虎豹。」鄭康成《鄭志》從之，郭景純《山海經注》引之。伏生《尚書大傳》：「散宜生之於陵氏取怪獸，大不辟虎狼聞，尾倍其身，名曰虞。」康成注之。毛亨《詩傳》：「騶虞，義獸也，白虎黑文，不食生物。有至信之德則應之。」康成《詩箋》因之，《鄭志》釋之，陸元恪《詩疏》述之。《淮南子》：「散宜生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，得騶虞、雞斯之乘。」許叔重、高誘注之。司馬相如《封禪書》：「般般之獸，白質黑章。」胡廣、文穎注之。鄭仲師《周禮注》：「騶虞，聖獸。」康成取之。張平子《東京賦》：「囿林氏之騶虞。」薛綜注之。《春秋考異郵》：「騶虞虎班文者，陰陽雜也。」李善《文選注》引之。《六韜》：「閔天之徒，詣林氏國，求得此獸。」郭景純《山海經注》引之。《史記·滑稽傳·補》：「武帝時，建章宮有物出焉，其狀如麋，齒前後各一。東方朔視之，曰：所謂騶牙者也。」褚少孫記之，羅端良《爾雅翼》載之。諸說大同小異，以爲獸名則一也。

《賈子新書》獨以爲「騶者，文王之囿名（森按：《新書》卷六原作「天子之囿也」）。虞者，囿之司獸也。」《韓·魯詩》亦以騶虞爲天子掌鳥獸官，趙宋歐陽永叔《詩本義》、嚴坦叔《詩緝》宗其說；而朱子《詩序辨妄》亦姑存焉。證之《禮記·月令》：「季秋，天子乃教於田獵，以習五戎，班馬政，命僕及七騶咸駕。」鄭注：「七騶，謂趣馬，主爲諸官駕說者也。」皇侃《義疏》曰：「天子馬六種，種別有騶，又有總主之人，故爲七騶。」左氏成十八年《傳》：「晉悼公使程鄭爲乘馬御，六騶屬焉，使訓群騶知禮。」杜解：「六騶，六閑之騶。」襄二十三年《傳》：「豐點爲孟氏之御騶」，孔疏：「掌馬之官，兼掌御事。」《周禮·夏官·山虞》：「若大田獵，則萊山田之野。」《澤虞》：「若大田獵，則萊澤野。」左氏襄四年《傳》：「虞人之箴」，昭二十年《傳》及《孟子》：「齊景公田，招虞人。」《魏策》：「文侯與虞人期獵」，則以「騶」爲趣馬，「虞」爲虞人，似爲有據；而於《禮記·射義》所云「樂官備」，義亦明切。

但考《毛詩序》：「《關雎》、《麟趾》之化，王者之風，故繫之周公。《鵲巢》、《騶虞》之

德，諸侯之風也，先王之所以教，故繫之召公。」〈麟之趾〉，〈關雎〉之應也；〈騶虞〉，〈鵲巢〉之應也，二鳥二獸，相爲首尾。《周禮·春官》之樂師、鐘師，〈夏官〉之射人，及《禮記》之〈射義〉：「王則〈騶虞〉，諸侯則〈貍首〉，孤卿大夫則〈采蘋〉，士則〈采芣〉。」二獸二草，各有配耦。《儀禮·鄉射禮》奏〈騶虞〉，〈大射〉奏〈貍首〉。《禮記·樂記》、《史記·樂書》：「左射〈貍首〉，右射〈騶虞〉。」司馬長卿〈上林賦〉：「射貍首，兼騶虞。」並以二獸相配。《大戴禮·投壺篇》：「凡雅二十六篇，其八篇可歌，歌〈鹿鳴〉、〈貍首〉、〈鵲巢〉、〈采芣〉、〈采蘋〉、〈伐檀〉、〈白駒〉、〈騶虞〉。」八篇篇名亦皆取鳥獸草木四者，〈貍首〉詩雖不在三百篇中，其時猶見。《大戴·投壺》、《小戴·射義》、《考工記·梓人》、康成「射人」注，以貍爲善搏；皇侃《樂記·義疏》以爲貍之取物必得。不能因〈射義〉樂會時之文而云貍非獸也。澗溪沼沚之毛，蘋蘩蘊藻之菜，可薦於鬼神，可羞於王公，不能因〈射義〉樂循法樂不失職之文而云蘋蘩非菜也。知蘋、蘩、貍首，則知騶虞矣。

永叔激于真宗之天書，故修《五代史記·前蜀世家》，凡古先帝王祥瑞之事，一舉空之；作《詩本義》亦然，謂《毛詩》未出之前，說者不聞以騶虞爲獸。夫《毛詩》列學官最晚，而《逸周書》、《山海經》二書已出周秦之代矣，又以騶爲馬御，虞爲山澤之官，而斷其非獸名。夫官有以地名者，有以鳥獸名者，使讀《周禮·序官》，見地官之牛人，春官之雞人，夏官之司馬、馬質、羊人，秋官之犬人，而云馬牛羊雞犬非畜也，可不可也？且虞爲官名，則《爾雅》「陵夾水渚」之文亦不可信矣。坦叔又引《爾雅》不載騶虞爲證，則如《詩·魏風》之莫、〈豳風〉之鬱，《爾雅》亦無文，可盡疑之耶？然則〈射義〉何以「樂官備」？曰：鄭注以貍喻賢，謂一發而得五貍，猶君一求而得五賢，斷章爲義，孔疏已言之矣。

曰：鄭注又言「于嗟乎騶虞，歎仁人也。」《儀禮·鄉射禮·注》亦曰：「歎思至仁之人以充其官。」與《毛傳》不同何？曰：《禮記·坊記·注》以〈燕燕〉爲定姜作，《鄭志》答昞模云：「爲《記·注》時，執就盧君，先師亦然。後乃得毛公《傳》。」此《禮注》與《詩箋》之所以異也。

曰：朱子解「一發五貍」猶言中必疊雙，似不及《傳》、《箋》。曰：此本之康成〈射義注〉也，其說亦可通。《禮記·郊特牲》：「迎貓，爲其食田鼠也；迎虎，爲其食田豕也。」《爾雅·

釋畜》止「彘五尺爲羆」一言，而豕之種類，詳見〈釋獸〉，蓋惡之矣。羆與豨皆害田之獸，一發而得五，再發獲十，義之盡，亦仁之至，與「王用三驅，失前禽，邑人不誡」、「天子不合圍，諸侯不掩群」之意兩不相妨，因是以思騶虞之爲騶虞。毛《傳》、陸《疏》、許氏《淮南子注》云：「不食生物，不履生草，仁也。」《逸周書》云「食虎豹」，《尚書大傳》曰「大不辟虎狼」，亦仁也。《詩序》云「仁如騶虞」，毛《傳》、薛氏〈二京賦·注〉云「義獸」，先鄭《周禮注》云「聖獸」，其義一也。

曰《逸周書》、《毛詩傳》、許氏《淮南子注》、陸氏《詩疏》云「白虎黑文」，長卿〈封禪文〉亦云「白質黑章」，而《山海經》以爲五采畢具，孰爲得之？曰：長卿時，親見騶虞，故云「今觀其來」，則白虎黑文之說信矣。若東方朔所云騶牙，朔自以意名之，其狀絕不同也。

曰：張稚讓《廣雅》列騶吾於馬屬，羅端良《爾雅翼》又謂有騶虞獸，有騶虞馬，馬得獸名，《詩》所詠者，文王所乘之馬，以獸名名之，而實非獸也。其說何如？曰：此本《淮南子》「騶虞、雞斯之乘」一語以立義，未必然也。（錄自王昶《湖海文傳》卷十一）

首飾考

《周禮》：王后之服六，首服三。從王祭先王，服禕衣，祭先公服揄翟，祭群小祀服闕翟，首服副；告桑事服鞠衣，以禮見王及賓客服展衣，首服編；御于王服祿衣，首服次。諸侯夫人於其國衣服與王后同，上公夫人得禕衣以下，侯伯夫人得揄翟以下，子男夫人得闕翟以下，三翟所得有等差，其首服則皆備焉。

《禮記·祭義》「夫人副禕而受繭」，〈祭統〉「夫人副禕立于東房」，〈明堂位〉「夫人副禕立于房中」，《詩·鄘風·君子偕老》「副笄六珈」，即《周禮·追師》所謂副也。《儀禮·士昏禮》「女次純衣纁袡，立于房中」，即〈追師〉所謂次也。康成〈追師·注〉以步繇況「副」，以假紒況「編」，謂「副之言覆，所以覆首爲之飾；編則列髮爲之。」其釋「次」則云「次第髮長短爲之」，并引〈少牢饋食禮〉「主婦髮鬢」爲證。〈士昏禮·注〉云：「次，首飾也，今時髮也。」〈少牢饋食禮·注〉云：「古者或剔賤者、刑者之髮，以被婦人之紒爲飾，因名髮鬢焉。」此《周禮》所謂「次」也，既合次與髮鬢爲一。〈召南·采芣〉「被之僮僮」，《箋》

引《禮記》(《儀禮》之誤)「主婦髮鬢」以證「被」;〈鄘風〉「不屑髡也」,《箋》以「髮」釋髡,又合「被」與「髮鬢」爲一。

夫合「次」與「髮鬢」爲一,又合「被」與「髮鬢」爲一,則被,次矣。然而以「髮」釋「髡」可也,以「髮鬢」釋「被」可也;以「髮鬢」當「次」,以「被」當「次」,不可也。以「髮鬢」當「次」,以「被」當「次」,推之三禮尚可通,推之於《詩》不可通;推之〈召南〉尚可通,推之〈鄘風〉不可通,何則?被、髮爲一字,鬢、髡爲一字,鬢或作髡,又作錫。〈少牢饋食·注〉:「被錫,讀爲髮鬢。」《召南·正義》引《儀禮注》:「被髡,讀爲髮鬢。」《說文解字》:「鬢,髮也。」「髮,鬢也。鬢,或作髡。」《鄘風·正義》引《說文》云:「髮,益髮也。」《釋名》:「髮,髮被也。髮少者得以被助其髮也。鬢,剔也,剔刑人之髮爲之也。」《廣雅》:「髡謂之髮。」左氏哀十七年《傳》:「衛莊公見己氏之妻髮美,使髡之以爲呂姜髡。」杜解:「髡,髮也。」《禮記·曲禮》「斂髮毋髡」,《正義》:「髡,髮也。」《莊子·天地篇》「禿而施髡」,司馬彪曰:「髡,髮也。」則康成以髮釋髡,以髮鬢釋被,確不可易矣。

惟是被與髮鬢當合爲一,與次當分爲二。〈召南·采芣序〉「夫人可以奉祭祀」,其爲從君祭太祖,與上公夫人褱衣而副,侯伯夫人揄翟而副,子男夫人闕翟而副。其爲從君祭群廟,與上公夫人、侯伯夫人揄翟而副,子男夫人闕翟而副。其爲從君祭群小祀,與上公侯伯子男夫人皆闕翟而副,不應服次。宋人以〈采芣〉配〈周南〉之〈葛覃〉,創親蠶之說,則告桑宜服編,受繭祀先王先公宜服副,亦不應服次。康成主祭言,以「僮僮」爲祭前視濯漑,「祁祁」爲祭畢反燕寢;宋之曹氏、嚴氏以爲商制祭祀或服次;明何楷主蠶言,又以爲三宮夫人、世婦之服。然三夫人尊於九嬪,宜闕翟而副;世婦尊於女御,宜展衣而編,亦不應服次,仍不如康成主祭言,分祭前、祭後者尙近是矣。〈鄘風·君子偕老篇〉首章云「副笄六珈」,云「象服是宜」,康成以揄翟、闕翟爲象服,與副笄爲合。次章云「其之翟也」,其爲揄、闕二翟,更無疑義。下云「鬢髮如雲,不屑髡也」,康成云:「不潔者,不用髮爲善。」若以追師之次當髡,既與本章翟衣不稱,又與下章展衣相違;且禮應服次,豈論人之屑不屑?既不屑次,亦將不屑副乎?

竊意〈召南〉之被,〈鄘風〉之髡,〈少牢饋食禮〉之髮鬢本一物,而字有古今,文有單

複，自在副、編、次之外，與次不相混，故呂姜之以爲觀美；宣姜髮美，以不用爲善。〈召南〉不言正祭，故見其被之竦敬舒遲。〈特牲饋食禮〉既言主婦纓笄宵衣，則〈少牢饋食禮〉言主婦被錫衣侈袂，乃宵衣之袂，非祿衣之袂（從《儀禮注》，不從《周禮注》）。〈鄘風〉既言翟衣，則首服爲副；又言展衣，首服亦爲編，無取乎以次當髢，使禮制不相應也。其《周禮》之次，《說文解字》作髢，云：「用梳比也。」徐鍇《繫傳》以爲即《周禮》之次，得之。髢、髢二字，《釋名》分二義，似云未理者謂之髢，已理者謂之髢；徐鍇截然分之，誤矣。〈鄘風·毛傳〉謂副爲編髮爲之，嫌與「編」無別。《釋名》副有二義，其云「兼用眾物成其飾」，頗有合于《詩》之六珈；又別出步搖，而云「上有垂珠，步則搖之」，亦與六珈義近，故《後漢書·鄧皇后紀·烏桓傳·注》、《三禮圖》並引之。《釋名》：「編，編髮爲之，次第髮也。」似混編、次爲一事；《廣雅》：「假結謂之髢。」似混副、編爲一事，疑各有闕文。《鄘風·正義》分別編、次，以編列他髮假作紒形者爲編髢，他髮與已髮相合爲紒者爲次，最爲明悉。至《說文繫傳》辨別副、編、次之形，則闕誤不可讀；或徐氏已自誤，不因傳寫而然。至《證類本草》引陶隱居、《唐本草》二書並云：「髢，字書所無。」則不敢知矣。（錄自王昶《湖海文傳》卷十一）

嫁娶

古者嫁娶之期，言人人殊，一爲年之少長，一爲時之早晚。今合經傳考之，男自二十至三十，女自十五至二十；時自季秋而仲春，自仲春至仲夏，皆爲得禮之正。《大戴禮·本命篇》：「男八歲而齔，十六情通，然後其施行。女七歲而齔，十四然後其化成。」此舉其端言之也。《儀禮·喪服傳》：「年十九至十六爲長殤。」（禮：子不殤父，明男二十爲初娶之端。）《墨子·節用篇》：「昔聖王爲法，曰：丈夫年二十，毋敢不處家；女子年十五，毋敢不事人。」王肅述毛曰：「前賢有言，丈夫二十，不敢不有其室；女子十五，不敢不有其家。」此舉其中言之也。《周禮·媒氏》：「令男三十而娶，女二十而嫁。」《大戴禮·本命篇》：「中古男三十而娶，女二十而嫁。」《禮記·曲禮》：「二十曰弱冠，三十曰壯，有室。」〈內則〉：「二十而冠，三十而有室。女子十有五年而笄，二十而嫁。」《尚書大傳》：「孔子對子張曰：男子三十而娶，

女子二十而嫁。」《穀梁》文十二年：「男子二十而冠，三十而娶。女子十五而許嫁，二十而嫁。」此舉其終言之也。

《荀子·大略篇》及《韓詩傳》：「古者霜降迎女，冰泮殺止。」《家語·本命解》：「孔子對哀公曰：霜降而婦功成，嫁娶者行焉。冰泮而農桑起，婚禮殺于此。」〈禮運〉：「孔子語言偃曰：冬合男女，春頒爵位。」（此《家語》之〈禮運〉）《詩·衛風》「將子無怒，秋以為期」，〈邶風〉「士如歸妻，迨冰未泮」，此言仲春以前也。《大戴禮·夏小正》「二月綏多士女」，《周禮·媒氏》：「中春之月，令會男女，奔者不禁。」《禮記·月令》：「玄鳥至，以太牢祠于高禘。」《詩·商頌》：「天命玄鳥，降而生商。」〈召南〉：「言采其蘋，亦既覯止。」「厭浥行露，謂行多露。」「有女懷春，吉士誘之。」〈豳風〉：「春日遲遲，殆及公子同歸。」「倉庚于飛，之子于歸。」〈鄭風〉：「零露漙漙，與子偕臧。」《白虎通》曰「嫁娶以春」，此言仲春之時也。《詩·召南》：「標有梅，其實七兮。求我庶士，殆其吉兮。標有梅，其實三兮。求我庶士，迨其今兮。」此言仲春之後也。

〈標有梅〉，《詩序》以為男女及時者，主乎年之少長。〈唐風·綢繆〉與〈標有梅〉相類，《序》以為「不得其時」者，主乎時之早晚。〈陳風·東門之楊〉，《序》以為「失時」者，意重「男女多違」，不止論年之少長、時之早晚也。《大戴禮·本命篇》又云：「太古男五十而室，女三十而嫁，不能行於後世。」《大戴·逸篇·文王世子》云：「文王十三生伯邑考，十五生武王。」左氏襄公九年《傳》：「晉侯曰：國君十五而生子，所以廣繼嗣。大夫以下不得同之。」〈內則〉曰：「女子有故，二十三年而嫁。」非嫁娶之常例。《周禮·大司徒》：「以荒政十有二，聚萬民，十曰多昏。」則年之少長，或取其相當，而時之早晚，亦所不計。今由孔子對哀公之言思之，男三十而有室，女二十而有夫，禮言其極，不是過也，則無在二十、三十之後者矣。男子二十而冠，有為人父之端；女子十五許嫁，有適人之道，亦無出於十五、二十之前者矣。群生閉藏乎陰而為化育之始，故聖人因時以合偶，男子窮天數也，則無在霜降之前者矣。冰泮而農桑起，婚禮殺於此，亦容有出於冰泮之後者矣。知此，則《詩》之言嫁娶者多端，可一以貫之矣。（錄自王昶《湖海文傳》卷七十五）

華嚴字母說

南昌城南有小洲曰螺墩，有小菴曰某某。庚戌八月，余偕同人往遊其地，沙彌延入室，案有禪門日誦。余指華嚴字母合作梵音諷之，沙彌不甚識字，又不解作梵音，余亟止其讀，語同遊者曰：華嚴字母，余未知其條理，然嘗究心於此矣。橫讀之，四十二字，字母也；縱讀之，十四字，韻部也。《隋書·經籍志》云：「《婆羅門書》一卷。自後漢佛法行於中國，又得西域胡書，能以十四字貫一切音，文省而義廣，謂之《婆羅門書》。」則此與《華嚴經》本別行，後人散入《華嚴》，而單行之本亡，遂以「華嚴字母」名之。亦猶《玉篇》後附《五音聲論》（森按：「論」當作「論」）、《四聲五音九弄反紐圖》，《廣韻》後附《雙聲疊韻法》、《辨字五音法》、《辨十四聲例法》，非《玉篇》、《廣韻》所本有也。

今以《廣韻》平聲五十七部配之，阿者，歌戈麻也。佚者，陽唐也。翰者，庚清青蒸登也。翁者，東冬鍾也。烏者，魚虞模也。𪔐者，宵肴豪也。哀者，皆哈也。醫者，脂微齊也。因者，真諄文殷魂痕先也。安者，元寒桓山仙也。音者，侵也。諳者，覃鹽咸也。謳者，尤侯也。混庚清青與蒸登爲一，是劉淵并證澄於徑、陰時夫并拯等於迴之所祖。合麻於歌戈者，其音視隋唐間稍斂；不合於魚虞模者，視周秦間稍侈也。不別出江韻者，古時江韻之字音，與東冬鍾本無別也。

以《切韻指南》十六攝配之，阿者，果假也。佚者，宕也。翰者，梗曾也。翁者，通也。烏者，遇也。𪔐者，效也。哀者，蟹也。醫者，止蟹也。因者，臻也。安者，山也。音者，深也。諳者，咸也。謳者，流也。混梗與曾爲一，是《四聲等子》之所祖，不若《切韻指南》之分而爲二也。《四聲等子》又混江宕二攝爲一，則宋元間人不知古音，隋唐以前人皆不誤也。

以曲家收音配之，則阿烏𪔐哀醫謳者，喉也；佚翰翁者，鼻也；因安者，齶也；音諳者，脣也。由阿至謳凡十三字，末復綴以阿者，反切家有歸母之法，亦如樂家之起調畢曲也。

以守溫三十六母配之，阿者，影也。多哆者，端也。波者，幫也。左者，精也。那者，泥也。邏者，來也。拖陁者，定也。婆婆者，並也。茶者，澄也。沙瑟吒奢室左者，審也。嚩者，微也。也也娑者，喻也。迦者，見也。娑鑠娑多娑麼結娑頗娑迦者，心也。麼者，明

也。伽伽者，群也。他者，透也。社者，禪也。佉者，溪也。又車者，穿也。壤者，日也。曷攞多者，匣也。訶婆者，曉也。吒者，知也。拏者，孃也。佉者，轍也。以阿爲第一者，首喉音也。缺者十母，疑清從邪照牀滂非敷奉也。重者十六，群端穿並喻各二，定三審四心七也。其缺其重，不能盡知其故也。

《漢書·西域傳》：「安息國書，革旁行爲書記。」顏氏注：「今西方胡國及南方林邑書皆橫行，不直下。」《法苑珠林》：「造書凡有三，長名曰梵，其書右行。次曰佉盧，其書左行。少者蒼頡，其書下行。」今按國朝滿洲字直下而左行，回回字右行不直下。婆羅門書橫讀，則母異韻同，琅然可聽。散入《華嚴經》各卷中，卷或三母，或四母，則有縱無橫，韻異而聲不諧，母同而口易踣，不可解也。平聲舒長，上聲短促，梵唄宜於舒長，不利短促。而華嚴刊本故於母位切作上聲，以上聲之母領平聲之字，似乎乖戾，亦不可解也。聞者稱善，沙彌目瞪口呆，弗省所謂也。

余嘗哂歐九不解字母等韻之學，強爲僧鑒聿序《韻總》，而諉之不暇不兩能。我則異於是，一物不知，以爲己恥。而所遇縉流，其質實乃更甚於余。浙西之僧讀字母，不知二合、三合止切一字之音，而仍作二字、三字讀之。余幼年心知其非，未能正其誤也。既壯，遊京師。一日步至法源寺，寺僧誦《華嚴》，唱字母。余諦聽之，有音無字者，不能尋繹上下左右而得其音，遇二合字則縱讀兩行，三合字則縱讀三行，其誤更甚於浙僧。余教之曰：急讀「瑟吒」兩字，可得一字之音；急讀「尸張」兩字，亦可得一字之音，瑟、尸等字同母也，吒、張等字同韻也，上聲下韻，釋家反切舊法也。三合如曷攞多、亢郎當亦然。如分行讀之，則也婆之下，以亦字爲引聲者凡十有二，重疊呼之，氣既易竭，數亦易忘，極不便也。寺僧勃然怒，詰余曰：「《觀音等子》知字之若干斤，若干兩，公知之否也？」余曰：「《觀音等子》分字音爲四等，一等洪大，二等次大，三四皆細，而四尤細，如《切韻指南》山攝開口呼，寒韻之干刊一也，山韻之間慳二也，仙韻之甄愆三也，先韻之堅牽四也。若五藏錙銖之例，字母家特借《難經》之言，不可泥其辭而失其意。牙配肝，舌配心，腎配腎，齒配肺，喉配脾。云四斤四兩屬牙肝者，見見溪群疑之爲牙音也。心重十二兩舌間者，見端透定泥之爲舌頭音，知澈澄孃之爲舌上音也。腎腎一斤零一兩者，見幫滂並明之爲重腎音，非敷奉微之爲輕腎音

也。據《難經》，則腎重一斤二兩，非零一兩也。云三斤三兩肺中編者，見精清從心邪之爲齒頭音，照穿牀審禪之爲正齒音也。二斤十四兩喉脾類者，見曉匣影喻之爲喉音也。據《難經》，則脾重二斤十一兩，非十四兩也。云六兩半心徵半連者，見來之爲半舌音；曰肺一斤九兩半者，見日之爲半齒音也。等子言縱有四等也，五藏錙銖言橫有七音也，各不相蒙也。」寺僧理屈，復作遁辭曰：「前人有言一經重一斤，此等子之說也。」余又曰：「此《漢書·律曆志》衡權之說也。《易》六十四卦，卦六爻，是三百八十四爻者《易》也。衡權二十四銖爲兩，十六兩爲斤，是三百八十四銖者斤也，以銖象爻，以斤象《易》，故云《易》重一斤，非他經亦重一斤也。若《參同契》下篇所云『二八應一斤，《易》道正不傾』者，又非《漢志》之說。魏伯陽月體納甲，以震兌乾巽艮坤分主一月，每卦得五日，故上篇云『八日兌受丁，上弦平如繩。』艮直於丙南，下弦二十三。自十六至二十三，亦八日也，故下篇云：『上弦兌數八，下弦艮亦八。兩弦合其精，乾坤體乃成。二八應一斤，《易》道正不傾。』申明納甲之說也，亦皆與《觀音等子》遠不相涉也。」

嗚呼！字母等韻，釋子專門之學也，今亦失其傳，宜乎儒者之棄置不講也。浙僧能闕疑，燕僧不服善；飽食終日，無所用心者，江右之僧也。歸而記之，以質通人，庶幾不虛此遊也。同遊者某縣某人、某縣某人也。晦前一日。（錄自王昶《湖海文傳》卷十七）

大戴禮記戴東原校本商訂

此書戴君丙申年校出者，止一兩月功夫，不如校《方言》之久，故有偶惑於海寧陳君、曲阜孔君之新說而誤從之者，後人仍取盧刻互勘可也。至擺版，戴君已逝世，校刻者反誤據明人坊刻刪改成書，其間疏謬，不可以冤戴君。

〈問五儀篇〉「其心不置」、〈官人篇〉「有施而不置」，置，皆當爲「德」，《周書·官人篇》「有施而弗德」，古「德」字作惠，因譌爲「置」。鄭氏《易》「有功而不置」，云「置，當爲德」。

「鞠則見」改爲「囑則昏見」矣，與下「初昏」二字不合，與「昴則見」等句亦不合。且陸氏所引《爾雅》，亦非《爾雅》元文，不如闕疑爲得。

「菽糜」一段全非。「祭韭」句不宜移下。

〈制言〉中「其功守之義」，亦似注文。

〈天圓篇〉不宜依《大典》增二句。

〈踐阼篇〉脫「于戶爲銘焉」句（「于牖爲銘焉」上）。〈朝事篇〉不補「侯伯于中等，子男于下等」二句（「公于上等」下）。〈將軍文子篇〉注：「羊舌大夫，羊舌職之父。」此羊舌大夫，乃羊舌肸之祖也，特不知其名爾。平公曰「吾聞女少長乎其所」，蓋祁奚曾爲羊舌大夫之佐，故云爾。若職則奚之佐也，肸更後進矣。舊本、新本並非。

〈踐阼篇〉據《學記·正義》刪改，似未妥。「其量十世」三句，有《周本紀·正義》可據。〈踐阼篇〉「意亦忽不可得見與」，意即「抑」字，孔《疏》非。《畫墁錄》、《廣川書跋》、《東觀餘論》并云：漢石經作「意與之與」，《隸釋》作「意予之與」，《說文繫傳》：「見之于外曰意，意猶抑也。舍其言欲出而抑之也。」

〈帝繫篇〉「氏產青陽」、「氏產顓頊」等句，「衛氏也」、「韓氏也」等句，氏、是通用，《尚書後案·洪範篇》言之最詳。「陸終氏」、「付祖氏」、「女皇氏」、「女匭氏」，四「氏」字後人妄加；「是爲黃帝」、「是爲帝嚳」等句，元本亦必作「氏」，爲後人妄改。

〈入官篇〉「居久而譚情」句，〈千乘篇〉「成冬事」云云，脫誤在後「作事不時」下；「成」字上疑有數句；又有「年」、「穀」、「不」三字。

〈盛德篇〉後附「明堂者古有之也」四段，《駁異義》云：「呂不韋後人所續。」余謂篇中「飾明堂」一段，及「明堂天法也」句，《家語·執轡、五刑解》皆無之，亦漢人增加。

〈用兵篇〉「蜂蠆挾螫而生」句，「見害而校」三句，乃起下語，非承上語。觀《史記·律書》云云，知盧注指蚩尤說者，非經意矣。〈用兵篇〉六句，皆逸詩，觀用韻可見。

〈少間篇〉「丘則否能」四字爲句，古音不、否二字有分別，亦有不甚分別者，蓋同一唇音也，特今人讀之有輕重耳。上「丘則不能」亦四字爲句。〈少間篇〉「臣恐其足」，加「得」，不妥，不如用盧本。

〈朝事篇〉「大行人」，注引作「朝事儀」，杰謂宜作「朝事義」，義即聘義之義，小戴分其半爲〈聘義〉可見。

〈公冠篇〉「四加玄冕」，不誤；注改兩字，非也。（盧意改「五加袞冕」，但刻本誤「五」爲

三。)

〈公冠〉「遠於年」，年，即佞，《春秋》「年夫」可證。

〈本命篇〉「不百里而奔喪」，與「不越疆」意相近。〈本命篇〉「百制具」，有誤。

凡《戴記》有《家語》、《逸周書》、《史記》可校者，則從彼數書；或有引《戴記》全篇者，亦可從。若專靠《戴記》依文法推求，未必盡合。姑成誦在胸，旁搜博考，加以精思明辨，亦非一朝一夕所能卒業也。（錄自王欣夫《蛾術軒篋存善本書錄》頁三八六）

吾丘衍倉頡十五篇說辨誤

或云《漢·藝文志》及〈說文敘〉云「周宣王太史籀作大篆十五篇」，子行所云「《倉頡》十五篇」，乃誤記大篆爲《倉頡》耳。且以《說文》十五卷九千餘字，爲即《史籀》十五篇九千字，乃唐張懷瓘《書斷》語，是又子行之所本也。

曰：據〈漢志〉及〈說文敘〉，則《史籀篇》者，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。能諷書九千字以上，乃得爲史（《說文》作吏），漢興，太史試學童法也；未嘗言《史籀篇》九千字也。且《說文》引《史篇》，如「私」、「甸」、「爽」，明著《史篇》，則不盡取《史篇》可知也，張氏誤矣。況〈漢志〉明云「建武時亡六篇矣」，故唐玄度《十體書》亦云：「王莽亂，此篇亡失。建武中，獲九篇；章帝時，王育爲作解說，所不通者十有二三。」今《說文》引王育說者，蓋出於此。然則許慎當和帝永元十二年作《說文》，豈得有《史籀》全書供其采取乎？〈說文敘〉云：「今敘篆文，合以古籀。」其爲博采諸書可見。即改《倉頡》爲《史籀》，以爲其說本於唐人，亦不可通也。又觀其「建首也」云云，其爲創造而非因襲可知。

又按《說文》𠂔部「爽」下注「《史篇》」，徐鍇曰：「謂史籀所作《倉頡》十五篇也。」《玉海》亦引之。《繫傳》又以《倉頡》、《爰歷》、《博學》爲《三倉》，並《訓纂》爲四篇，則益知《倉頡》無十五篇矣。

又按吾子行之說有數謬，《漢書·藝文志》：「《倉頡》一篇。」小注：「上七章，秦丞相李斯作；《爰歷》六章，車府令趙高作；《博學》七章，太史令胡毋敬作。」又云：「《倉頡》七章者，秦丞相李斯所作也。」然則《倉頡》、《爰歷》、《博學》文字多取《史籀》，而篆體頗異，

謂之秦篆（《說文》云小篆）。在秦則三書各一篇，共二十章；在漢則合爲一篇，凡五十五章。即班固續揚雄混入《倉頡篇》中，亦止一百二章，未有云十五篇者也。

十五篇之說，起於徐鉉《說文注》（酉部「爽」下注引徐鍇語），而子行承之。果如其說，則〈揚雄傳〉云：「《史篇》莫善於《倉頡》，作《訓纂》。」（此句又見《華陽國志》）何故《訓纂》止一篇邪？〈藝文志〉云「杜林爲《倉頡》作訓故」，何故林所作《倉頡訓纂》、《倉頡故》各止一篇邪？無名氏之《倉頡傳》及揚雄之《倉頡訓纂》，亦各止一篇邪？推其致誤之由，則〈說文敘〉云「凡《倉頡》已下十四篇」，而《說文》亦十四篇，連〈敘〉爲十五篇，遂疑《倉頡》之末亦有〈敘〉一篇，共十五篇，因合《倉頡》、《說文》而一之。不知〈說文敘〉下句明云「凡五千三百四十字」，與《說文》五百四十部不相干涉。況〈敘〉文「凡《倉頡》以下」，「已下」者，乃合秦八體、漢揚雄《訓纂》及張敞、杜鄴、爰禮、秦近所說而言（〈漢志〉以《八體六技》列於十家），何二人之不察也！（錄自翁方綱《復初齋文集》卷十一附錄）

樂記逸篇題識

庚子秋，梅軒出都，赴豫章文幕，此本留余所。聞梅軒得心疾，反里門，余歸南數載，不及見之。去歲攜此至新安，今春略爲校正。元本徵引經籍，不盡出書名，余所不知者尙四、五條。擬緘寄吳君兔牀，付之梓人，以廣其傳焉。丙午二月廿一日，丁杰記於巖寺鎮之鷗光草閣。

天下無無書不讀之人，然梅軒所引者非僻書也，予之學荒記疏，亦良可愧矣。四月廿日，杰又記。

凡徵引古書者，必標書名並詳卷數，傳寫有誤，易於查改。其原書已亡而散見載籍者，則云「見某書某篇」，此編纂法也。凡一事而各書所載互異者，寧作夾注，記其異同，勿便刪併湊合。（錄自吳壽暘《拜經樓藏書題跋記》卷一）

森按：《樂記逸篇》，清陳增（梅軒）所輯。

嘯堂集古錄題識

此書余得之京師文粹堂書肆，而有汪稚川印。稚川，歙人，熟於《三禮》、《說文》，蓋此書爲汪氏物也。李、干二序爲閔南窗（道隆）之子手臨，其吳跋則南窗親筆也。南窗亡已一年，以八分擅名於歙，與方密庵行楷相匹。（錄自吳壽暘《拜經樓藏書題跋記》卷一）

小石渠閣集題識

承示各策，俱見經世大才，拜服無似。其靖逆十二策，所謂先爲不可勝，以待敵之可勝，堂堂之陣，正正之旗，無懈可擊。至不用礮樓，改作小礮台，而中間另設懸樓，以備瞭望偵探，尤徵見解高明。己巳八月，愚小弟丁杰拜識。（錄自林昌彝《小石渠閣文集》卷末）

尚書全解跋

乾隆丁酉秋，予在京師，從琉璃廠五柳居書肆借抄此卷，乃《永樂大典》本也。快哉！歸安丁錦鴻升衢甫識。

餘姚鄭君察峰（鉉）、海寧陳君竹庵（以綱），先後爲予校正譌謬，又一快也。冬至後四日重記。

戊戌春，寶應劉君端臨（台拱）借抄，再校一過。朋儕先後傳寫者可數十本矣。其年八月，始見官本，遂手自校訂。有新鈔誤者，有舊鈔誤者，亦有林氏自誤者，悉皆改正，不暇分別標識也。編修鄒公玉藻、纂修大總裁劉文正公尙在列，蓋癸巳秋從《永樂大典》纂出者。

己亥七月六日覆校一過，興化顧君文子（九苞）改正一字。錦鴻（改名杰）記。（錄自吳壽暘《拜經樓藏書題跋記》卷一，其本現藏上海圖書館）

論語鄭注跋

余氏《古經解鈎沈》謂鄭注《尚書》、《論語》，賈、服注《左傳》，皆厚齋原本，而定宇補之。然《宋史·藝文志》、《儒林·王應麟傳》無文；王圻《續文獻通考》、焦竑《國史經籍志》，亦不言厚齋有此三書也。觀《尚書·禹貢》「和夷底績」夾注所謂「應麟案」者，

乃出惠氏《尚書古義》中，然後知《鉤沈》之言妄也。朱文游先生未必有心欺人，蓋爲余君所誤爾。余近得《駁異義》、《箴膏肓》數書抄之，聞亦出惠家，豈可云此亦厚齋元本耶！戊戌冬至前一日，丁杰（元名錦鴻）記。（據北京國家圖書館藏本手跋逐錄）

方言跋

丙申正月四日，移寓揚州會館。先一日，理篋中舊書，而賓客頻至，應接稍暇，則已二鼓矣。向手錄戴東原、孔荃谷兩先生《方言》校本（亦有汪竹香所集者）適在案頭，思摘錄其要語，載入二雲先生校本，以贈二雲之行。度非片時所能竟也，因各摘其書名于夾縫中。二雲先生旋里門理故業，重校此書，按名而求，未必不省思索之力，亦朱子所謂養心一法也。惜鴻抄錄時迫于時刻，不得審其次序，前後或倒置爾。歸安丁錦鴻識。（墨跡藏上海圖書館，此據陳先行、郭立暄《上海圖書館善本題跋選輯》逐錄）

釋名跋

前明天啓中，武林郎氏刻《五雅》，改《釋名》爲《逸雅》（似不始于郎氏），最爲可笑，惠松崖已識之矣。今校《釋名》，始知郎刻脫簡、誤字比他本最少。（《方言》郎刻不如胡本爲佳，亦互有得失。偽《說郛》中《方言》非全者，亦有數條好于別刻）即《爾雅》，有數處絕勝《注疏》本者。乃悟校書一事，坊本不可盡棄也。歸安丁錦鴻記。

《後漢書》：劉珍，字秋孫（李注以「秘孫」爲是，愚謂「秘」之誤「秋」，篆文相似故也），南陽人。少好學；永初中（安帝年號），爲謁者僕射。詔與馬融等較定東觀《五經》、諸子百家文字，及作《建武以來名臣傳》。（東觀校書事，亦載《和熹鄧皇后紀》，亦作劉珍。《名臣傳》，意即《東觀漢記》也，觀《李尤傳》可見）又撰《釋名》三十篇（今所傳劉熙撰者廿七篇），以辯萬物之稱號云。

按《吳志·韋曜傳》作劉熙（或作「熹」，見《顏氏家訓》），而《後漢書·劉珍傳》乃云云，何耶？（余寅《同姓名錄》已疑之）

《叢書》中《釋名》并作四卷，施惟誠所校，其舛謬差勝于胡本。（《方言》乃不及胡本）

《顏氏家訓》「劉熹製《釋名》」，按《水經·沔水注》中，有「險縣有縣令劉熹，字德怡，魏時宰縣，雅好傳古，學教立碑」云云，恐顏氏因此而誤。

丁亥冬，二雲山人得上書於蘇州山塘市肆。此書旁有標的，皆丁亥冬所舉筆也。爾時未知學問，徒欲擷取奇藻爲辭章之用，識見之陋如此。壬辰十二月，阻風荻港書。

《釋名》無善本，吳琯所刻差勝。錦鴻按：郎奎金刻本與吳本略同。（墨跡藏上海圖書館，此據陳先行、郭立暄《上海圖書館善本題跋選輯》彙錄）

重刻復古編書後

安邑葛雲峰比部重刻張真靜《復古編》，復撰《校正》、《附錄》各一卷，以杰爲真靜之鄉人也，屬書其後。杰思真靜祖述《說文》，力專且久，同時陳了齋、楊龜山兩先生序之詳矣。無已，則推其作書之意，可乎？

真靜之言曰：「專取會意者，不可以了六書；離析偏旁者，不可以見全字。」嗚呼！之兩言者，爲王介甫發也。介甫誤宋，始以《新經》愚天下，終以《日錄》誣其君；而始終自欺欺人者，則在《字說》一書。《字說》今不傳，其零章斷句，猶散見於《埤雅》、《博古圖》等書，而鄭宗顏《周禮新講義》載之尤多，皆離析偏旁，專取會意，故其〈自序〉、〈進表劄子〉力貶《說文》。一時魁人傑士如劉公非、蘇東坡，起與之爭，然劉、蘇皆不精小學，且雜以謔詞，不足關其口而奪之氣。真靜故與介甫有連，自其少時與介甫論字不合，退而著書，名曰《復古》。「復古」者，復《說文》而已，蓋原本叔重，羽翼其書，《字說》之非不攻自破。其用力深，其用心苦，而世莫之知也。

杰少讀朱子《文集》、《語類》，知了齋先生有《四明尊堯集》，辨《日錄》之誣；龜山先生又有《三經義辨》。南北往來，求兩書不得見，今觀了齋〈序〉云：「君尊臣卑，父坐子立，此六經之大閑。」則四明尊堯之大旨可見矣。龜山〈序〉云：「圖書之文，天實啓之，非人私智所能爲。」則《三經義辨》之大旨亦可見矣。然龜山奏毀《三經》版，馮澥撓之，逐乞宮觀；了齋以《尊堯集》爲蔡京所擠，困厄流離以死。而真靜隱居苕霅，晚遯黃冠，名不入黨人，書不遭毀棄，信道之篤，保身之明，兩無愧焉。後之論真靜者，不復推求本末，猥以鄭

樵、楊桓之書，文勛、徐競之篆，較量短長，烏知其書實許氏之功臣，其人亦陳、楊之畏友哉！

嗚呼！東漢之初，孔氏古文微矣，「馬頭人爲長」，「人持十爲斗」，「虫爲屈中」，小學之一厄也。北宋之季，許氏字指亦晦，「同田爲富」，「分貝爲貧」，「大坐爲壘」，小學之又一厄也。《說文》作而六書明，《復古編》修而《字說》廢，力障狂瀾，後先一揆。彼介甫之徒，陸佃、王子韶輩，曾入資善堂修定《說文》矣，大約穿鑿小智，變亂舊章，今陸、王所更定者，與《字說》皆湮滅，而真靜之書巋然獨存，鬼神實呵護焉。

方今小學大興，咸遵許氏。雲峰既刻《復古編》，復能刻諸家校正《說文》之作，相輔而行，以待後之叔重出而理董之，功豈在真靜下哉！乾隆四十有六年春三月，歸安丁杰書於都城宣南坊寓齋。（葛氏刻本《復古編》卷首）

佩觿跋

丁酉秋，羅臺山孝廉入都，爲其鄉楊□□明府校官書，分得《佩觿》，是正訛謬，可數千百條，余索觀之不可得。及知書留翁覃谿學士齋頭數日，學士摘鈔十之一二，未暇全錄也。庚子，桂未谷廣文借學士摘鈔本校勘《說文》。余從未谷處借歸，又乞得程魚門編修藏本，倩金檢亭上舍及門人莊生雋甲臨之，并學士〈後序〉亦附錄焉。

今年正月，未谷從曲阜致書學士求此書。學士以手鈔本畀余，以重臨本寄未谷。因破半日之功，悉心校對，并識顛末。臺山精於小學而疏於他學，中所舉「螽山」、「熒澤」數條，多與鄙見不合，安得起臺山地下而商榷之。壬寅三月朔日，丁杰記。

去年春，五柳居書肆得張刻綿紙初印本，苦孚以爲宋板，并指卷上第一頁第八行「渴」字注「其列翻」，「其」字未譌爲證。余同金檢亭逐頁互勘，惟第一、第二（卷上），第二十三、二十四（卷中），第三十四、四十二（卷下），此六頁確有不同。餘則字形肥瘠、邊闌粗細皆相吻合，即剝蝕處亦無絲毫之異，安得指爲二本？其六頁不同，當是以有漫漶，刻以補之。翁、程兩公藏本，皆經補刻者也。杰又記。

「熒澤」，以錢辛楣宮詹《金石文跋尾》爲的。羅君校此書，有極精者，有過拘者（字母

之類)，有未允者（地理之類）。久欲作一跋，恐忌余者以爲詆謫死友也。後人見之，信爲羅君定論而附刻郭書之後，則非所以愛羅君矣。區區苦心，地下故人諒之而已。（錄自吳壽暘《拜經樓藏書題跋記》卷一、王欣夫《蛾術軒篋存善本書錄》頁六五）

森按：檢文淵閣本《佩觿》，此書總校爲知縣楊懋珩，跋中缺字當據補。

說文繫傳考異跋

初見此跋，心疑即朱君所撰書也。今詢朱君，果如余所料，抃喜者累日。輦下諸公傳抄者並署朱君名，不復知有嫁名汪主政事，乃據吳門副本耳。戊戌六月十八日，記於吳蘇泉庶常寓齋。

七月十九日，借沈匏尊校本互勘一過。

去歲冬，錦鴻借靈石何庶常抄本影抄，同時海寧沈匏尊亦影抄一本，乃大興翁學士本也。翁本無篆文，惟何本有之，誤謬實多。今年春，朱君映辰至京師，囑其手自校正，并益附錄數條。邇與歙縣程易田閒談，始知何庶常借易田本影抄，易田本又出於長洲汪竹香。易田云：「竹香絕秘惜此書，不肯語人。」前年秋，將往豐閏整頓書籍，偶爲易田所見，強借得之。錦鴻與竹香交最深，始終不知其有此書也。戊戌重陽後一日記。（錄自陸心源《皕宋樓藏書志》卷十三）

森按：跋文首云「初見此跋」者，指朱文藻（映辰）乾隆庚寅仲冬校《繫傳》跋，亦見陸氏《藏書志》，茲不具錄。

六書音均表戴東原手批本跋

丁酉六月，戴東原先生臥病京邸，余偕友人往候之。時先生撰《聲類表》甫畢，又力疾點定段君《六書音均表》，指卷四第四十二葉語余曰：「掇、攄用點，肆、棄用圈，凡用點者藁、人之入聲，與用圈者無涉也。余不及語段君矣，子盍持此書歸。」未數日，先生卒。不知段君何由知之，不遠數千里致書來索，乃擇生徒臨副本寄之。庚子二月二十二日，記於爛麵衚衕寓齋。（錄自段玉裁《戴東原先生年譜》譜後）

森按：此跋言丁酉六月東原臥病京邸，然戴氏實卒於丁酉（乾隆四十二年）五月二十七日；又跋中言東原用點、用圈之別亦互訛，段《譜》已辨正之，此蓋丁氏後來追憶偶誤耳。

九穀考跋

丙申冬，易田將束裝南歸，余索《說文九穀類聚考》抄之，易田復留數日，手自增訂。臨行，又謂余曰：「適記《後漢書·烏桓傳》云『其土地宜稌及束牆』、《新唐書·北狄奚傳》『稼多稌』。烏桓、奚，即貉地；稌，即黍之異名。二條可爲《孟子》『夫貉五穀不生，惟黍生之』之佐證。」余謂《三國志·烏丸傳·注》引《魏書》云「烏丸地宜青稌束牆」，《魏書》當即晉王沈所撰者，在《後漢書》、《新唐書》之前，不宜遺之。易田首肯，今書卷末以當跋云。丁酉五月，歸安丁錦鴻升衢氏誌于京師揚州會館之西偏。（錄自《文瀾學報》第二卷第三、四期合刊本）

歷代帝王宅京記跋

亭林先生嗣子衍生跋云：「復錄二本，一贈靖逆侯。」靖逆侯不知何人，《浙江采進遺書總錄》閏集第八十六翻有《張襄壯公奏疏》六卷，云「國朝靖逆侯西安張勇撰，皆其奏績疆場及歷辭封號諸疏。」據此，則衍生贈書之靖逆侯似即張襄壯矣。

此書浙江進本止一冊，《蘇州志》亦云「今傳寫本六卷」，蓋總序二卷、關中四卷而外，自洛陽以至遼陽，世人罕見也。特未知此本即出靖逆侯家否？丁小芑。（錄自傅增湘《藏園群書題記》，頁二〇四）

蘆浦筆記跋

己亥秋仲，借祝中翰塋本鈔，其元本當爲祁門馬氏所進，故有樊榭山民跋。辛丑正月，以程編修晉芳所藏《學海類編》舊鈔本互校。丁杰。（錄自《知不足齋叢書》本卷後）

漢延熹八年西嶽華山廟碑跋

〈西嶽華山廟碑〉，毀於前明嘉靖中，傳於今者有三本，一王山史本，一宋漫堂本，一全謝山本。顧南原、王虛舟謂宋本即王本，文字完好。今王本藏朱竹君學士家，前後闕百餘字，且無宋氏題記，蓋顧、王誤也。翁覃溪秘閣摹刻王本，桂未谷明經以舊人雙鉤宋本補其闕文，屬余跋尾。

按「西嶽」之稱，見〈虞書〉、〈毛詩序〉、《左傳》；「五嶽」之稱，見《周禮》、《禮記》。東嶽所在，古今無異辭矣。南嶽，秦漢之時有二說：始皇渡淮水，先之衡山南郡，後浮江至湘山祠；項羽立鄱君吳芮爲衡山王，都邾。孝武帝登禮灋之天柱山，號曰南嶽是也。北嶽，金、元以後亦有二說：金世宗大定間，或言今既都燕，當別議五嶽名；明馬文升、胡來貢屢請改祠北嶽於渾源州是也。西嶽、中嶽，異說滋多，甚或一篇之文、一人之書、一書之注，而前後不同，大都以嵩高、大華、吳嶽、太岳四山爲進退。

《爾雅·釋山》既云「河南華，河西嶽」，別言「山大而高崧」，則五嶽無嵩高矣。又云「華山爲西嶽，嵩高爲中嶽」，其不數河西之嶽，與《史記·帝堯本紀》述舜事曰「五月南巡狩」、「八月西巡狩」、「十一月朔巡狩，皆如初」，則唐虞無中嶽矣。〈封禪書〉釋《尚書》巡狩四嶽之名，增其文曰「中嶽嵩高也」，又云：「昔三代之君，皆在河洛之間，故嵩高爲中嶽。」《公羊傳》隱公八年注引《尚書》，亦曰：「十有一月朔巡狩，至於北嶽，如西禮。還至嵩，如初禮。」其《尚書》傳本有二與？康成注《書·康誥》云：「岐鎬之域，處五嶽之外」；注《周禮·大宗伯》「五嶽」云：「西曰華山，中曰嵩高山」，則西周畿內無西嶽矣。注〈大司樂〉又云：「華在豫州，嶽在雍州。」〈雜問〉注亦云：「周都豐鎬，故以吳嶽爲西嶽。」將〈大宗伯〉五嶽爲周以前之制與？漢魏以來，言四嶽者，如伏生《尚書·虞夏傳》、毛氏《詩·嵩高傳》、李巡《爾雅注》、《古文尚書·舜典傳》、杜氏《左傳》昭公四年《集解》及《春秋釋例》；言五嶽者，如《孝經鉤命訣》、《水經》、《說苑》、《白虎通德論》、《說文解字》、《風俗通義》、王逸〈九嘆·章句〉、服虔《左傳解詁》、王肅《尚書注》、張華《博物志》、京相璠《春秋土地名》、郭璞《山海經傳》，於南嶽或不同，而「中嵩、西華」無不同者。趙宋山齋易氏《周禮

總義》、竹垞葉氏《禮經會元》、秀岩李氏《周禮五嶽辨》出，主康成後說，謂周都豐鎬，以太華爲中嶽，嶽山爲西嶽，而不數高高。元初，仁山金氏《資治通鑑前編》出，又就李說推之，謂堯都冀州，以嶽山爲西嶽，太岳爲中嶽，而不數太華。近日朱氏鶴齡、閻氏若璩、胡氏渭出，厭故喜新，或同山齋、竹垞、秀岩，或同仁山，其說益歧，其辨也亦益力。

吾謂《禹本紀》及《水經》皆云：「崑崙墟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，地之中也。」崑崙，地之中；嵩高，中國之中，中嶽之名所由來也。唐虞有中嶽，而《書》云「咨四嶽」，《國語》云「胙四嶽」，國中嶽不建官，猶九州而八伯，畿內不置伯也。周亦有云四嶽者，《詩序》「般，巡狩而祀四嶽河海」、《左傳》昭公四年：「司馬侯曰：四嶽、三塗、陽城、太室、荆山、中南，九州之險。」不得云周無中嶽也。《禹貢》之太岳，《職方》、《爾雅》之嶽山，非嶽瀆之嶽，猶五等諸侯之公之伯，非公孤之公、牧伯之伯。《職方》渾言「山鎮」，升離之嶽、冀之霍以爲嶽，揚之會稽、青之沂、幽之醫無閭，何一非嶽也？

改河西之嶽爲西嶽，唐肅宗至德二年事；周無明文，秦漢亦無明文也。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雖云「武帝登禮中嶽太室」，猶隋文帝開皇十四年、唐玄宗天寶十載以霍山爲冀州鎮，非漢以前嵩不名嶽，隋以前霍不名鎮也。且隋、唐二帝既遵禮霍山，霍山本爲嶽而降之鎮，亦必無之理也。酈氏《水經·渭水篇注》、顏氏《匡謬正俗》、歐陽氏《集古錄》、朱氏《墨池編》、趙氏《金石錄》、洪氏《隸釋》、婁氏《漢隸字原》、無名氏《古文苑》，載漢碑有永和元年《西嶽石闕銘》、延熹八年《西嶽華山廟碑》、光和二年《西嶽華山亭碑》、《修西嶽廟碑》、《修西嶽廟復民賦碑》、建安中《西嶽華山堂闕碑銘》，皆以華爲西嶽。此碑爲延熹八年立，文云：「《周禮·職方氏》，河南山鎮曰華，謂之西嶽。」而光和二年《修嶽廟碑》文亦云：「《周禮·職方氏》，華謂之西嶽。」尤可證康成《大司樂·注》之誤。其云「唐虞巡狩四嶽，皆以四時之中月」，若不知有中嶽者。然則所見《尚書》本不同，故《尚書·虞夏傳》、《禮記·王制》明言五嶽視三公，其敘巡狩亦止四岳也。其辭又云「崇冠二州，古曰離梁」，與引《職方》河南豫州之文若相牴牾。吾謂唐虞有梁州，故《禹貢》華陽爲梁；周無梁州，故《職方》華山入豫；漢兼夏、周之制，而改離曰涼，改梁曰益，其時州無離、梁之名，故尊之曰「古」。山在華陰縣南，縣屬京兆尹，改屬弘農郡，皆領於司隸；山不在涼益之部，故歸之「古曰離梁」也。

何以不言豫？漢實有豫州，不可云古也。何以云「遂荒華陽」，何以云「馮於豳岐」？華山之陽則梁，其陰則離。高祖初封南鄭，後都長安，故以周之文武爲比也。何以云「奄有河朔」？曰：王存《元豐九域志》、毛晃《禹貢指南》云：「華山四州之際，東北冀，東南豫，西南梁，西北離，十字分之，四隅爲四州。」碑言河南、言河朔、言離、梁，舉四隅也。反覆推考，書此以應未谷之屬。乾隆庚子五月日，歸安丁杰小雅氏跋於京都外城爛麵衚衕。（錄自阮元編《漢延熹西嶽華山廟碑考》卷四）

說文統系圖跋

東漢大尉祭酒許慎叔重，《五代史志》載其書凡三種：《五經異義》十卷，《說文》十五卷，《淮南子注》二十一卷。傳於今者，皆非完書，獨《說文》尙有傳本。《淮南子注》，唐時與高誘《注》並行，宋時高本題「許慎記上」，晁子止、陳直齋幾莫能辨。《五經異義》不見宋人著錄，當並亡於五季，其遺文之散見他書者，往往與《說文》相發，嘗欲抄撮，以備一家之學。《異義》有先我爲者，《淮南子注》則無人焉。

曲阜桂君未谷，注經宗漢學，尤貫穿《說文》，凡諸書所引，一一刺取，以見異同；余勸其并搜《淮南子注》。未谷近繪〈說文統系第二圖〉，以許君爲主，配以江法安、顏介六七人。論者進此退彼，言人人殊。余思許君從賈景伯受古學，常見推於馬季長，范史〈儒林傳〉曰「五經無雙許叔重」；《說文·自敘》曰：「其稱《易》孟氏，《書》孔氏，《詩》毛氏，《禮·周官》、《春秋》左氏、《論語》、《孝經》，皆古文也。」子冲上書，亦云：「臣父慎又撰具《孝經》孔子古文說一篇。」自鄭康成駁《異義》，魏晉諸儒莫有申許而難鄭者，以其《說文》之學三千年統系不絕，而其經學獨微歟？抑所教者，小黃門孟生、李喜等，傳之非其人歟？既讀常道將《華陽國志》，有曰：「明、章之世，牂牁郡毋斂人尹珍，字道真，以生遐裔，未漸庠序，乃遠從汝南許叔重受五經。還，以教授，於是南域始有學焉。」嗚呼！許君小學流傳中土，其經學遠播邛笮五夷之表，不毛闡濮之鄉，視康成之東歸不少讓。異時未谷繪〈許氏授經圖〉，高第弟子道真其人哉！道真其人哉！（錄自《說文詁林》序跋類前編下）

與翁覃谿論樂飢書

邵子湘《蘇詩王注正譌》云：「〈答周循州詩〉『且覓黃精與療飢』，程綬注引《毛詩》：『泌之洋洋，可以療飢。』因蘇詩有『療飢』字，輒改竄《毛詩》『樂飢』爲療飢，此最眼前謬誤」云云。杰按〈陳風〉「樂飢」之樂有二音二義，毛傳：「泌，泉水也。洋洋，廣大也。樂飢，可以樂道忘飢。」鄭箋：「泌水之流洋洋然，飢者見之，可飲以療飢。」《釋文》：「樂，本又作癢。毛音洛，鄭力召反。沈云：『癢，當作療。』按《說文》云：『癢，治也。療，或癢字也。』」《正義》：「今定本作『樂飢』。觀此傳亦作『樂』，則毛讀與鄭異。」杰謂毛、鄭二說不可偏廢，蔡邕〈焦君贊〉（見《藝文類聚》、《古文苑》）：「衡門之下，栖遲偃息。泌之洋洋，可以忘食。」王肅《詩注》：「洋洋泌水，可以樂道忘飢。」孫毓《毛詩異同評》：「此言臨水歎逝，可以樂道忘飢，是感激立志慷慨之喻。」是皆與毛傳同也。《後漢書·霍諝傳》（此在鄭箋前）：「諝奏記梁商曰：觸冒死禍，以解細微，譬猶療飢於附子，止渴於酖毒。」王逸《九思·疾世篇》（蔡邕、王逸與鄭同時）：「吮玉液兮止渴，齧芝華兮療飢。」皇甫謐《高士傳》，四皓歌曰：「可以療飢」；王融〈策秀才文〉：「療飢不期於鼎食」；庾信〈小園賦〉：「可以療飢，可以棲遲」；白居易詩：「何以療夜飢」，是皆與鄭箋同也。

癢、療二字，自《說文》而下，《玉篇》、《廣韻》、《集韻》、《類篇》並收之。《廣韻》「癢」字兼入鐸部，《集韻》「樂」字兼入笑部。《文選注》、《五經文字》、《群經音辨》、《增修互注禮部韻略》、《附釋文互注禮部韻略》並引《詩箋》爲證，證據不爲不多矣。觀子湘所撰《古今韻略》，蓋未能知樂、癢、療三字之通，故於蘇詩舊注引《詩箋》者，反以改竄古經斥之。查初白亦未經訂正；子湘同時倪魯玉、吳顯令各有《庾開府集注》，於〈小園賦〉「栖遲」句引《毛詩》；於「療飢」句別引〈四皓歌〉，是不讀鄭箋者也。（錄自翁方綱《復初齋文集》卷十一）

與桂未谷書一

《干祿字書》、《說文韻譜》、《古文四聲韻》、《七音韻鑒》四種，皆出《廣韻》之前。《七音韻鑒》，鄭夾漈竊之爲《七音略》，云書是胡僧作而不著其名，〈藝文略〉並不載其書。考《宋史·志》有僧元沖《五音韻鏡》一卷，疑即夾漈所用之書。云「五音」者，舉五音以該二處；

云「韻鏡」者，元書之名，宋人諱「鏡」作「鑒」，猶《韻海鏡源》、《龍龕手鏡》之稱鑒也。《千祿字書》石本最模糊，〈後序〉又不全。借得覃溪先生手校馬本，馬本字固多於石本。又不知覃溪從何處得完全石本補寫〈後序〉也？前擾郇廚，謝謝。杰啓。

與桂未谷書二

〈華山碑跋〉，略爲增損數句，藉便呈上，伏乞大筆改定爲荷。屏上題詞，尚未有著手處。抄手一時難得其人，奈何！詹公有令侄，又有一胡公，向在東原先生家抄書，人甚妥當，何不向詹公說說。

鄭三雲前來取《謝山集》，如已不用，或竟交彼，或仍付敝齋。《五音集韻》，係霉爛之書，閱時希留神爲禱。未谷先生我師，弟杰便覆。

與桂未谷書三

《湖州府志》卷二十：張有《復古編》三卷，《五聲韻》五卷。

謙中篤志古道，傷俗學之混淆，為書一編，號曰《復古》。書成于大觀、政和間，陳了翁、程北山為前後序。樓鑰。

張有論六書曰：「象形者，文之純肇於此；指事者，文之加滋於此；會意者，字之純廣於此；諧聲者，字之加備於此；假借者，因其聲借其義；轉注者，轉其聲注其義。文字之變化無窮矣。」據王佐才序，知謙中有《千字文》。何校《銷夏記》，何故不付來耶？小學著錄三冊已取回，實無有也。此覆。未谷先生師尊，杰拜。

與桂未谷書四

日內運生先生委弟作一碑跋，弟亦有用處也。〈蔡字考辨〉做好後，祈付弟一觀之，全文或有記憶，好補上也。有李陽冰一碑送上，乞定其好歹，并定其價值。《復古編》必須《六書正譌》校。張謙中論六書數語，似在《六書本義》中，先生當細查也。并候邇安，不既。未谷先生師座，丁杰謹叩首。

與桂未谷書五

《叢書》一套奉上。《復古編》未借到，乃是錢學淵塘改錢晦之大昭本式樣，非關辛楣先生事也。總之，俟張芑堂本一到，更有趣耳。《字源碑目》，弟以一紙寫一目，而未寫到。未知先生來取簽檔作何用？如全抄，則弟抄本到送上，煩詹君將元本配寫，其旁注之字都不要寫，待自己斟酌。如其不然，則用過望即付下。（下闕）

與桂未谷書六

（上闕）箱爲「牝服」無疑，作「牡」者誤也。《謝山集》求之不可得，況張力臣書乎？然恐力臣說已采入《隸辨》中矣。聞《隸辨》即張氏父子所書，不知果否？而南原八分書，弟亦見其遺跡，好不可言。

嶠夷湯谷，《說文》凡數處引之，而并不同，山部作「嶠」，日部作「陽」，猶之「堦夷」、「嶠鐵」（《六經正誤》引《說文》作「嶠嶠」）也。湯谷，可查《史記·五帝紀、夏紀》、《漢書·地理志》及《呂覽》、《淮南》等書否？弟前謂《說文》有兩引三引，如「江永」、「江兼」不可改畫一者，此類是也。辨《學古編》一條，正擬修改謄清，而覃溪先生連有（下闕）

與桂未谷書七

《石刻鋪敘》，現有沈公爲敝徒抄，弟并爲鶴柴寫一部，所以不空。昨所說二種，未知先生要否？要即示一音也。《華碑跋》，弟已自己校正無誤字；前送上兩本有誤字，不可用也，幸即換回。

今有紹興朱公，係二雲先生同鄉。二雲出去，朱公手頭無書寫，特薦與先生試抄一二小冊。盛柚堂先生言有一李公在廣東作令，今來京，有《尚書釋天》見賜，未知李公之名及京處，希示知也。并候不一。杰叩首。

與桂未谷書八

《音均表》已遣人一臨，王公案語盡行揭去，甚覺可笑，但照所改所刪諸處臨之，弟親同

敝徒校勘數四。戴本則未詳審，因圈點戳子在邵公處，改日送底本與戳子到尊寓，先生可自補之也。

有昌化石一塊，欲刻「丁杰」二字；又壽山石一塊，欲刻「春暉樓」三字圓印。其前送不堪石三塊，希付下，彼處索價太昂故也。并候起居，不一。未谷先生大兄大人，愚小弟丁杰頓首。

瘦銅處《方言》已借到。戴君但言邢《疏》不及陸者；愚意以雙聲疊韻求之，恐是景純誤。米中小蟲，敝府土音猶呼爲「羊子」也，又呼爲「米蟲」。想景純舉建平之呼爲「蟬子」，乃米蟲之誤耳。《廣韻》、《集韻》均沿郭氏之誤，不足據也。未及查《篆韻譜》收在何部耳。

與桂未谷書九

《說文統系圖》，僭作一跋。有改好之本，在莊世兄述祖處。考核〈說文序〉「詩毛氏」三字，昨先將初稿送覽。李南澗先生冊，亦作一跋，其稿一同送進。先生改定之後，謄清一本，先送荆園先生一看，并要書昌先生及鶴柴先生商略，然後請易田代寫。四川周老先生及先生所裱南澗手札，弟各有一段意思欲寫出，不雷同也，亦互相發明也。

實齋請新貴諸公游二閘，弟以爲如下雨反不便，不如在家中好。此語想劉公不曾轉致，因有廿九之訂，又改期昨日；今又改期，不知何日？又不知實齋所請客人幾位，主人幾個。弟但知會尊處，則須始終其事也。

昨尊管見過，而小介已進城，將信內跋二篇交一旗下學生手中，未知不浮沉否？前示城隍之祀本于水坊庸，本于何人，希詳示爲荷。未谷先生我師，杰白。

與桂未谷書十

《謝山集》收到，其《年譜》千萬趕抄，緣李公即欲回南也。《叢書》暨《五音集韻》，弟欲改定策料發刻，所以屢索。薦師魏公屢信來催，弟屢次延捱，實延捱不過去耳。《隸釋》一條荷錄示，甚感。碑式想在《隸續》，尊處有否？亦祈錄示也。

袁逢，洪丞相援引《後漢書·袁安傳》，強於歐、趙二《錄》，而言之不詳。逢爲京兆尹，

雖不見於本傳，而〈宦者侯覽傳〉中有其文，惜洪氏未考及此。且逢之立碑，雖自了公案，然非因桓帝延熹八年始好神仙，亦何能急公若此。此有〈桓帝紀〉八年兩祠老子，九年親祠老子可證也。不然，又何必以集靈存仙望仙闌入文字哉。范史於袁氏多恕詞，今考司馬彪《志》及袁宏《後紀》，袁陽、袁成、袁逢、袁隗甚削色。弟欲將此意作三篇考證，一曰世系，一曰歷官，一曰事跡，已集料而未屬草。洪跋云「東漢無二名」，甚不的，弟前已考過。又云「中月」讀如字，不知「中月」乃間月之解。又仲宗云云，則王楙及顧亭林皆能辨之。

弟於新刻〈華廟碑跋〉之外，搜集諸跋，惟董廣川於集靈宮搜考甚詳，而顧亭林跋亦最精核。細核之，亦猶未盡，欲盡情發揮而無暇刻。又於〈衡方碑〉、〈禹廟宗季方題名〉，胸中皆有一二篇長跋。〈銅戈銘〉，弟但引《說文》數句作一小跋。又毛、朱合像，弟胸中有成竹而未寫出；其底本須付下，緣敝鄉諸公欲借摹也。〈漢銅印譜跋〉，送上一覽，希大大批駁付下，以便改削。此達，并候近安，不既。未谷先生我師，杰叩首。

與桂未谷書十一

覃溪日內爲顏公趕辦各帖，昨又校《六書音均表》，其忙異常。尊札當面交送，而未見發來《通雅》，無可如何。《字原》簽檔已取回，今送上。弟日內用竹紙百餘張，每張抄《字原》碑目一條，空處寫弟考證，有增改則隨手加之，不必全身俱動也。不知先生取弟簽檔，要全抄抑要摘抄？要全抄，則弟抄本更適用也。

晦之昨午到弟處，弟適往彼處，兩不相值。《漢書》弟所有乃殘本，但有〈藝文〉、〈溝洫〉、〈地理〉數篇，而無〈刑法志〉。《淮南子》弟但有《叢書》本，高注不全，全不中用。要則下回來取，故不奉上。〈張遷碑〉弟未見全文，不敢妄對。蔡字須查《古文疏證》一條乃妙。此上，未谷先生吾師，弟杰叩頭叩頭。

與桂未谷書十二

《字原》簽所以遲遲者，因欲自己收拾，就正盧紹弓先生也。《石刻鋪敘》，沈公已寫一本，囑其先送尊處；伊急於索筆資，先送匏尊處去矣。其筆資二百四五十文，甚省事也。

弟《華陽國志》足本，曾以四五種刻本校過。恐此書不傳，已寫一部與鄭三雲先生。先生欲寫否？又有范家相（紹興人，甲戌進士）《齊魯韓三家詩》，頗多於厚齋本。尊處想無此，可要否？未谷先生我師，杰啓。

南潤曾刻《石刻舖敘》，何故要抄耶？

與桂未谷書十三

各跋改得何如？〈鄭公遺文佚事〉一卷，日內能寄還爲荷，要送與程魚門先生看也。〈繆篆分韻序〉未就，欲一讀其書然後下筆，恐有觸背，仍用不得也。《字原》容緩數日；《石刻舖敘》要寫否？《復古編》刻事何如？樂字檢《說文》未得的在何部？綸字《繫傳》一條，望連反切抄來。毛、朱像元本索到否？尊跋將鄭君表章，是所望也。并候，不既。未谷先生，杰啓。

與桂未谷書十四

《五音集韻》送上，此書甚爛，翻時幸留神也。〈華山廟碑跋〉，尙有幾句要添入，幾句要刪改，如前數行已做好，希付下，再斟酌其全篇。緣昨讀碑文引到〈虞書〉「巡四岳」，與〈封禪書〉、《公羊注》不合，此必須用一番彌縫也。稿子兩通及若林〈謝山跋〉，亦望付下。又《婁氏字源考正》下一冊希即付下，學淵先生要看，作跋。《叢書》一函，空即發還。餘不盡。前擾郇廚，謝謝。杰頓首。

與桂未谷書十五

蕭該《音義》二條，并見〈揚雄傳〉內，不知□□卷幾。今本《漢書》「譌音論」最難解。見□□，始知是「音詮」之訛。「專教也」之專，是「專」字否？前往汪繡谷處，繡谷臥病未見。不知《古文四聲韻》已刻畢否？有他文干連四聲韻者，曾采之否？吾丘衍所著書甚多，偶翻《浙江省志》經籍目錄，有他幾種書名，想此外尙多也。《謝山集》小本者可暫假數日否？要抄取一兩篇也。匆匆，不盡欲言。未谷先生師席，愚弟丁杰頓首。

與桂未谷書十六

《東觀餘論·銅戈辨》，弟不見全文，未知曾引《說文》否？《說文》：「戈，平頭戟也，从弋一橫之象形。」「戟，有枝兵也。」平頭云云最精。《釋名》戈、戟二字亦分別清楚。但戈似有二種，其一直刃，可以刺人，如長狄僑如爲戈所舂是也。幸錄《說文繫傳》戈、戟二字「徐按」云云見示，托衡齋先生攜來爲妙。未谷先生師席，杰叩頭。（以上十六通，錄自王獻堂先生輯《顧黃書寮雜錄》）

與吳兔牀書一

臘月接到手書，即脩寸緘託寄。而行者屢次改期，直至正月望後起程，想此時已入覽也。聞科試已畢，少君及河莊先生定各冠一軍，賀賀。

河莊先生編《易注》甚精核，不知《爾雅注》、《異義駁》二書何故不同？其中刪併鬪接，眉目不清（各還各爲妙，此意方朴山猶知之），似乎未安。而各本詳略異同，或注或否；即標出處，或舉書名，或舉門類，或舉篇名，或舉卷數，前後參差，並不畫一。即《爾雅》三家注，有《疏》所無而云《疏》者，有明見《疏》中而不標者。以意度之，速於成書，未曾一一查元文故也。晤時幸婉辭問之，弟可徑行增改否？《孝經注》已刻就，仍須逐條查來歷，毫髮無遺憾，乃可流通，庶盡善耳。

康成像及《詩譜》、《國山碑考》等書已竣事否？千祈見惠也。前呈皇氏《論語疏》，不求精詳，只要先生略略改正，便珍如琪璧。弟七月中送考至杭，定能相晤，彼時可以領取，即寄存河莊先生處。《尚書鄭注》、《左傳賈服注》、《箴膏肓》、《起癢疾》、《發墨守》、《五經異義駁》（莊本）、《三家詩》、《石渠議奏》等書，亦欲於七、八月間領回，望預爲道達也。楊簡，號慈湖先生，有《先聖大訓》，於《大戴禮》諸篇甚有功問。聞四庫書有之而未得見，不可不留意訪之。

弟近得全謝山《困學紀聞》評本，甚博而精，與閻百詩相埒，俯視何義門，方朴山不足數矣。又見朴山批《日知錄》，中間得者十之四五，可笑者亦一半。亭林《菰中隨筆》，幸即影鈔。杭堇浦《禮經答問》，曾交與孫頤谷先生否也？行人匆促，不盡所懷。河莊先生處亦未

及札候也。上兔牀先生大兄大人，愚弟丁杰頓首。二月初八日洪橋程園。（錄自潘承厚《明清藏書家尺牘》）

與吳兔牀書二

日前不先不後，得以暢談一日，其樂無涯。《詩譜》，杰所藏鍾伯敬所刻《詩經解》內有此一種，今現在孫頤谷先生處也。杭丈《質疑》冊已有副本，望將底稿寄交頤谷先生，頤谷有意付梓也。前仲魚先生札上說及鄭康成像，今刻石否？真娑羅西，望覓寄數題。杰尚欲留杭十日，而俗冗塵集，不得一片刻靜坐，借紙筆寫此數行奉聞。不莊不備，祈吾先生諒之而已。郎君處不及札候，希道意。兔牀先生師席，愚小弟丁杰頓首。二月初十日。

與吳兔牀書三

弟爲俗冗羈絆，不能即赴館，心甚不安。承大兄先生屢次催促，且慙且感。惟以家母八月間七十生辰，有開科之信，即同敝東敝徒回浙抵家。今只好於前月回湖預慶，而各相好處，匆促不及乞言，所以兩發小札俱未提起，望大兄先生原鑒爲荷。

兩豚兒讀書地方，此時未能定局，俟探聽考信明確始定奪耳。拜經樓書畫，物以人重，敢不盡心。綠飲先生現在省，弟前已會過；易田先生則館於豐樂橋也。望溪像□□□想像得之者（先生有題詠，感極感極），不如刻康成先生像之尤不朽也。肅函奉復，順請兔牀大兄先生近祉。嗣君處不及另啓。愚小弟丁杰拜。三月初二日。（以上二函錄自《國朝名人書翰》第一冊）

與劉端臨書

頃於金拓田先生處，讀大著《論語》說二條，精核絕倫，令人拍案叫絕，如此解《四書》，潛丘之《釋地》不足數矣。「色斯舉矣」節似有脫誤，「時哉」一嘆指飲啄說，則「山梁」當依鄭注作「山梁」；如仍作橋梁之「梁」，則「時」字指嫗伏言，覺「雌」字非空設。質之高明，以爲何如？

段若膺先生時相晤否？此時曾到白下否？前云刻《東原遺集》，辦得如何？汪敝徒硃卷一本呈政，知不足以供彈駁。前小札欲求尊府所刻《周易本義》元本，必欲得兩部。又前寄江先生《四聲切韻表》，欲求大序一篇。再泐佈瀆，不宣。（據劉文興《劉端臨先生年譜》乾隆六十年條下引《劉氏清芬集》遙錄）